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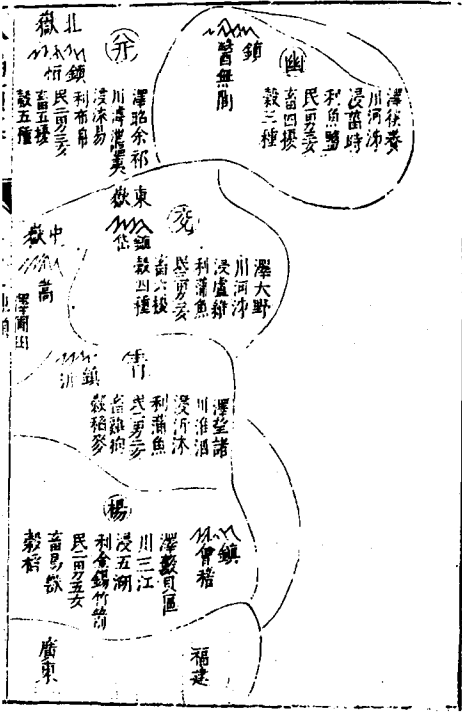
圖書編

地類

周職方春秋列國圖總叙

禹貢九州想從古有圖籍可考三代封建未之改也
觀周禮職方所掌幽冀分屬而梁之名已不見於九
州矣然列國都邑大勢如故及平王以後諸侯率以
兵力爭雄區宇分裂非復先王之舊也故蘇子瞻畫
爲春秋列國指掌圖以便觀覽凡古今圖國邑沿革
異同皆可按圖以覈其詳焉嗟夫凡今之人誰不罪

秦之廢封建爲郡縣也、抑孰知唐虞萬國至周王代
商止存千八百國耳、春秋魯衛齊晉、小大不侔、其所
存者、不過數十、匪特筌弑之禍、靡國不然而強弱吞
噬、亦無虛日、秦雖始欲復封建萬國、勢不能已、



鎮
管無間

嶽
澤秋養
川河沖
浸苗時
利魚鹽
民可及女
畜四棧
穀三種

嶽
北嶽
利布帛
民可及女
畜五棧
穀五種

交
澤大野
川河沖
浸盧緝
利蒲魚
民可及女
畜六棧
穀四種

中嶽
澤圃田

竹
澤望諸
川淮泗
浸沂沐
利蒲魚
民可及女
畜雜物
穀稻麥

楊
鎮
會稽
澤數頁區
川三江
浸五湖
利金錫竹箭
民可及女
畜易穀
穀稻

廣東

福建



周職方氏九州山澤川澗利民畜穀九州分立與虞書禹貢異者蓋禹

至于治水幽并營皆北方廣漠之地罹水患少故幽并統于冀營統于青而立九州舜時四夷來王封域極廣肇十有二州後有作者不可及矣周時大約與舜同但淮與大野在禹貢徐州之川澤而職方青州之川淮泗兗州之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兗矣華陽瓊瑛砮磬在禹貢爲梁州之山與貢也而職方豫州之山華雍州之利玉石是以梁而入雍豫矣此爲不同耳然無徐州者蓋洪水之害淮河爲大禹于其下流施功爲多故建徐州周時碣石淪于海正東之地

不及于虞，故有青兗，則雖華徐州而東方爲無空者。無梁州則西方與地似于缺，然何也？夫天地之化，開之有漸，始西北而次東北，次東南，次正南，故上古聖人皆出于北方。周家世居西土，文王之化，延及江漢。正荆州之地，武王伐紂，而庸蜀羌髳景從，是乃梁州以及徼外之地。然其中未歸化者，則甚衆。故周以其施貢所及者，則分屬於荆雍豫，而其不及以政者，亦不入于職方也。方今財賦文獻多出南方，雖閩越南粵自古所謂夷狄者，今悉與中土無異，但西南地俱爲來王之國，而時有背叛者，宜周公于此不置屬也。

焉亦奇

夫聖人之教不先天以開人不棄天以從人西南之
域間之有時是故不能強之以俟後聖也乃若北方
醫無閭冀州河套内等地正職方氏所謂穀宜三種
畜宜四擾而在九服之内其外則爲九貉六狄亦皆
内屬而周知其民物之數不自周德衰而爲胡人所
竊據秦人不知守在四夷之道爲長城以限之遂使
肥美之地與兖豫等者悉淪沙漠不毛之域反爲犬
羊侵入中國巢穴自漢以來欲爲控禦戎狄之策者
已爲大事而不思生聚教訓以經畧吾之九服乃分
内事是不免于棄天也

周九州與禹貢異

丘氏曰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此禹貢九州也冀豫雍幽管楊兗徐荆此爾雅九州也揚荆豫青兗雍冀幽并此職方九州也舜肇十有二州分冀爲幽并青爲營夏復爲九州周九州與禹貢不同者周都雍王畿不可不廣梁多險阻故合雍梁爲一時碣石淪于海徐地狹故青兼之堯舜都冀壤最闊今京師山西外包虜境故此分幽并

春秋列國圖



山東即春秋之齊魯也。浙江即春秋之吳越也。福建
即春秋之閩越也。山西即春秋之五臺忻代也。陝西
即春秋之秦也。四川即春秋之蜀也。廣西即春秋之
思柳也。湖廣即春秋之楚也。江西即春秋之西康以
上也。河南即春秋之許鄭也。廣東即春秋之南粵也。
知各省之所自，則知春秋五霸十二公經歷處矣。然
五霸之所禦者，即今之九邊。而九邊又可以弗究乎。
冀州即燕京左輔也。宣府即大寧涼亭間。而葛峪柴
溝皆其路也。大同即古雲中。偏頭寧武鴈門三關附
焉。所謂娘娘灘羊圈皆其地也。榆林即舊治綏德而

八卷類考 卷之三 六
棄米脂魚河皆其地。寧夏即朔方。賀蘭山花馬池花
兒岔皆其要也。甘肅即漢之河西。紅城子莊浪鎮皆
其要也。固原即開城。與寧夏爲唇齒。花馬也。邊人謂
之大門。吾以是益知九邊要害。譬大家門戶。利在關
防。設使大門不嚴而守儀門。魚門不固而守房門。可
使暴客不入吾院宇及吾房舍乎。今宜大國朝大門
也。遼東延夏甘涼角門也。山海居庸紫荆鴈門之類
儀門也。緩大門而急儀門。不可以言計。無故而退守
不可以言武。縱大門失守。獨責儀門。不可以言法。深
謀遠慮者可不加之意哉。觀春秋伐山戎敗長狄入

州來會潢池而治亂存亡之機兆矣齊魯秦晉之卦
危矣哉

歷代州郡沿革考

秦罷侯置守分天下爲四十郡內史之雍州北地之雍州

隴西之雍州上郡之雍州九原之雍州三川之荊河碭郡之陳州

潁川之豫州南陽之豫州邯鄲之冀州上谷之冀州鉅鹿之冀州

漁陽之冀州右北平之冀州遼東之青州河東之冀州上黨之冀州

之太原之冀州代郡之冀州鴈門之冀州雲中之冀州東郡之兗州

之齊郡之兗州薛郡之兗州瑯琊之青州泗水之徐州漢中之梁州

之巴郡之梁州蜀郡之梁州會稽之揚州閩中之揚州南郡之荊州

之長沙之荊州黔中之荊州南海之南越桂林之南越象郡之南越

之其地西臨洮北沙漠東築南帶皆臨大海

漢開越攘胡土宇彌廣分爲十三州部刺史隸治河

南今河豫治譙郡兗治昌邑魯徐治郟下青治臨

淄北海涼治隴天水并治晉陽太原冀治鄆趙幽治薊

范陽楊治歷陽今益治雒永荆治壽春武交治廣信

梧其地東樂浪郡西燉煌郡南日南郡北鴈門郡西

南永昌郡

晉初分爲十九州部置司州治洛陽兗治廩丘禹

豫治項頂冀治房子趙并治晉陽青治臨淄徐治彭

城荆初襄陽後江陵楊初壽陽春後建業涼治武威

分三輔爲雍治京兆分隴山之西爲秦治上邦益治

成都分巴漢爲梁治南鄭

漢中

分雲南爲寧治雲南幽

治涿分遼東爲平治昌黎

安東府

交治龍編

安南

分合浦

之北爲廣治番禺

唐貞觀分爲十道開元分爲十五道置採訪使以檢

察非法京畿

治西京城

都畿

治東郡

關內

多以京官選領

河南

治陳留郡

河東

治河東郡

河北

治魏郡

隴右

治西平郡

山南東

治襄陽郡

山西南

治豫章郡

治漢中郡

劍南

治蜀郡

淮南

治廣陵郡

江南東

治吳郡

江南西

治豫章郡

治豫章郡

黔中

治黔中郡

嶺南

治南海郡

其地東至安東都護府西至安

西都護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單于都護府南北如前

漢東不及西過之

宋分天下爲二十四路東京開封西京洛陽南京應天北京

大浙江路臨安浙東路紹興福建路福州江南東路建康江南

西路隆興淮南東路揚州淮南西路廬州湖南路潭州湖北路

江成都府路四川利州路漢中梓州路梓川夔州路寧江廣

南東路廣州廣南西路靜江京西南路襄陽京西北路鎮京

東東路青州京東西路兗州秦鳳路鳳翔永興軍路陝西河北

東路瀧州河北西路真定河東路太原如唐之河東河北隴

右則多爲遠夏據疆土視漢唐則大促矣

古今地名沿革論

嘗考歷代州郡之名多有異同於古之國號如書稱

河亶甲居相，即今之相州也。春秋衛侯燬滅邢，即今之邢州也。楚子入陳，即今之陳州也。齊師滅陳，即今之陳州也。齊師滅萊，即今之萊州也。楚子圍鄭，即今鄭州之新鄭縣也。齊侯侵蔡，即今蔡州之上蔡縣也。蓋履其地，不敢沒其名也。然而遷徙不常，考証或疎，至有已非其地而空存其名者。如春秋吳師入郢，近於今之郢州而非也。古郢城在今之荆南府界去郢州餘三百里。秦師入滑，近於今之舒州而非也。古滑國今在西安，偃舒縣之丁氏鎮去滑州餘四百里。楚人滅舒，近於今之舒州而非也。古舒國今在廬州之舒城縣去舒州餘三百里。楚人滅黃，近於今之黃州而非也。古黃國今在那州定

城縣去黃州古徐州四百五十里楚人伐徐近於今之徐州而非也古徐州今

在泗州臨淮縣之徐城傳稱允姓之戎居於瓜州近鎮去徐城垂五百里

於今之瓜州而非也古瓜州地在今沙州有西亳南

亳北亳而皆非今之亳州也西亳今在偃師南亳在

有東虢西虢南虢而皆非今之虢州也東虢在鄭州

在鳳翔府虢縣南有東楚西楚南楚而皆非今之

楚州也東楚今蘇州西楚今徐古之酒泉在河南而

今之酒泉在河西左傳王與魏公酒泉之邑寔在于

郡乃間匈奴之古之丹陽在荆南而今之丹陽在江

東左傳稱楚子邑于丹陽今存荆南古之豫章在江

府左傳稱楚子邑于丹陽今存荆南古之豫章在江

北、今之豫章在江南、而皆吳楚之境也、古之澶淵在

河南、今之澶淵在河北、而皆宋衛之郊、春秋諸侯會于澶淵、實宋

古都所謂澶淵、聚者即其地、正屬今之幽州、而今之澶淵、郡乃河北東路之都督府、古之南陽

在河北、今之南陽在河南、而皆晉地也、左傳晉于是始啓南陽、即

今之懷州也、而今之南陽、郡乃京西南路之鄭州也、古之東陽在淮北、今之東

陽在浙西、而皆吳地也、漢嘗以彭郡東陽郡行封、今浙西在吳、亦有東陽

桂林非百粵辨

今之桂林、春秋戰國屬楚、自楚滅越時、越人散處海

濱、各爲君長、今桂林在嶺之北、去海二千里、與越不

相涉、東越都會稽、閩越都甌冶、南越都番禺、駱越都

交趾蓋百粵之統名在岐海中者是也秦桂林爲西越地者以其爲南越之屬後趙佗所擊併蒼梧寔不與焉即非秦之桂林可知矣五代時劉日晟盡有嶺南西地者二十年時亦僭稱南漢地非越王也終始無越之名何得以百粵名之楚越雖皆有南蠻之義而其種類自別今越西蠻與武陵九疑同者同一疆界故也

三河三秦三齊三楚三梁三蔡三苗之辨

三河唐堯都河東殷都河內周都河南故稱三河三秦項羽三分關中地封章邯雍王司馬欣塞王董翳

翟王故稱三秦三齊謂齊及齊北膠東也三楚淮北
沛陳汝南二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
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此南楚也或曰楚
文王都郢楚昭王都鄂楚考烈王都壽春故曰三楚
三吳國經云漢分會稽爲吳與吳與丹陽爲三吳
同水經以吳興吳郡會稽爲三吳指掌圖以蘇常湖
爲三吳其說不同九脩稿云春秋之吳都蘇常之間
漢封之吳都會稽即蘇常嘉杭非
紹興之會稽也三國之吳初爲會
稽太守封吳侯即蘇松常鎮杭嘉湖之地備記之三
梁謂南梁大梁少梁三蔡謂新蔡上蔡下蔡三苗在

堯時爲夷地在今日則爲中國乃湖廣江鄂嶽之州
故今三州人尚有苗姓

都邑總叙

天地所以設險之大者莫如大河其次莫如大江故
中原依大河以爲固吳越依大江以爲固中原無事
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開關以來皆
河南建都雖黃帝之都堯舜禹之都於今者爲河北
昔皆爲河南大河故道自碣石入海碣石今平州也
所以幽薊之邦冀都之地皆河南地周定王五年以
後河道壅塞漸移南流至漢元光三年徙從潁州入

渤海、今濱滄間是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與洛陽。成逾河而居鄴者，非長久計也。漢晉以來，江南之都，惟有建業。或據上流而居江陵武昌者，亦非長久計也。是故定都之君，與議都之臣，惟以此三都爲最。此三都者，皆以江河之險阻爲可恃也。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嶓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楊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

廣。輿地都

會總考

臨川吳氏曰：天下之山脈，起於崑崙山脈之所起，即

水之源之所發也。水之發自崑崙者，其源爲最遠。惟中國之河爲然。漢之發源於嶓冢，江之發源於岷山。以西視他水，亦可謂遠，而非極於山脈初起之處，則不得與河源並也。故天下有源之水，河爲第一。

唐虞冀都之圖

八編頤纂

卷百三

北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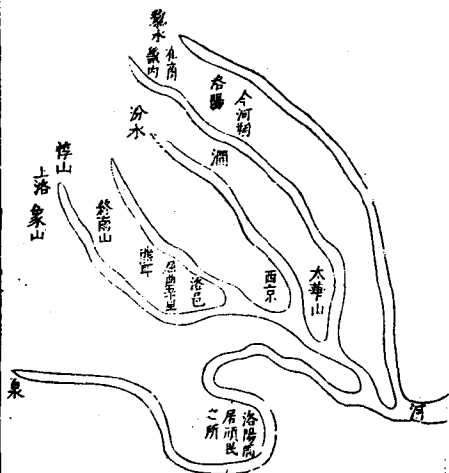
冀州龍脊堰，黃河不得直趨入海，橫之中國，遠遶冀州西南東，蓋河以龍堰而曲流，龍以河遶而截住，夾身則左有小東河，右有西恒水，南有小南河，攔截於內，而大河經之，龍將焉往。

魏莊渠曰：大地之脈，咸祖崑崙，而南北二絡最大。大河出崑崙東北墟，屈而東南，至積石始入中國。此天下大界水也。北絡發於崑崙之陰，折而東南，行其背，爲北狄，其面爲中國，而其餘氣爲東夷。北狄廣漠萬里，龍氣粗頑，其性殺伐，陰山橫亘千里，固所以限華夷也。控御北陲，要害在此，東夷氣散，而知慕禮義，世

爲不侵不叛之臣。正面向中國者。其中結爲冀都。其左結爲燕京。冀都則恒山發祖龍脈。若從天降下。爲平陽。而大河三面環遶。以絕龍氣。天文北極不動。而衆星拱焉。冀都正北南面。以臨天下。上應薇垣。此第一都會也。堯舜禹由是興焉。而後世德薄。弗能都矣。其地表裏山河。而四旁多阻。朝貢轉輸。弗便。後世人主垂裳無爲。能如古之人乎。吾恐不能矣。儉嗇無欲。能如古之人乎。吾恐不能矣。夏后氏以後。廢而莫都。冀北邊狄。堯舜盛德。遠覆北郵。皆爲要荒。後世詎能及也。北絡極於幽燕。而大河至此入海。與鴨綠會。東

夷爲其下沙。此山水一大交會也。其北崇岡于壘。而其前平夷千有餘里。泰山聳于南。誠國家萬年之基也。但河徙而南。氣不交。回今其勢且北。以害於清河。則障之使南。况國家北都燕而遠漕。江南粟民力易罷。地則有遺利矣。以漕河故多逆水性。大河淮濟皆拂經。是于天時人事無乃有未盡乎。

周營洛邑之圖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三十一
周洛邑乃飛龍格勢手脚本自分明迎送却從外假
合也凡大地皆取諸外而不取諸身所謂本身脚手
一屈曲縈迴輒五六十里或七八十里故人不見其
爲脚手也况遠外迎送其得見乎

發揮曰凡大地必有關攔其規模愈大則堂局愈闊
堂局愈闊則關攔愈遠故冀州關攔乃在碣石長安
關攔乃在荆山洛邑關攔乃在太華蓋如荆山太華
等山動占據百千里而手脚支派皆有風水大地非
孤然一山之比碣石亦有石山綿亘在海其深無底
人不能見所可見者山上之石如婆婆之樹耳滄海

揚塵陵谷變遷寧有此理此冀以夷狄之迫風水之變河溢之患而不可都洛以封建之罷獨守之難而不可都惟長安天險實爲金城之固天運周流何能復覩漢官威儀也

魏莊渠曰南絡發於崑崙之東委蛇南行其背爲西戎其面爲中國而其餘氣爲南蠻葱嶺自起爲祖南起雪山其東爲江源地脈因界爲二江以南仍爲南絡其北別爲中絡與大河分爲兩界中絡岷山爲祖自蜀入隴結于初龍則爲長安四塞以爲固金城于里天府之國也結于中龍則爲洛陽風雨之所會陰

陽之所和天州之中也南絡傳大江放於海北絡傳
大河放於海惟中絡止於嵩高其前平夷凡幾千里
而泰山特起東方張左右翼爲障以天下大勢言之
長安龍首穴也洛陽龍心穴也茲其大龍之腹乎古
之神聖多起于東土宋都大梁亦在龍腹而國勢弱
者汴垣無備其勢必重兵民力坐而困矣余嘗至洛
陽相其形勢熊耳祖龍發自終南遠則太行爲後托
進則高高爲左障然終南自爲長安前朝太行亦爲
平陽左障嵩高雖迴障洛陽而大情自欲東出與萬
里平原作祖然後默識天道之公大地相爲勾連其

融結非一處、王氣發久而歇、又轉而之他、帝王有德而興、無德而亡、世不一姓、宇宙所以無窮也。

秦都咸陽，非長安之正，以官屬渭，跨渭爲飛橋，複道以象天闕道而屬阿房，如驪山溫泉，又長安之支龍也。長安之下，則有岐梁荆諸山爲托，澧涇漆沮河水界限爲河，以高臨卑，百二之固，沃壤千里，可以積儲。此秦所以能併吞六國，至今爲天府也。

洛邑居天下之中，爲大龍之腹，四望平夷，近則熊耳居其右，取諸遠則上洛在其西，太華在其東，終南停物在其北，內方則在河南，周公所取制天下之中耳。桐腹爲人身都會之所也，以水而言，則洛水自西而經其前，纏澗界其東，汾水黎水遶其後，伊水陳其西。

而如平洋無蔽有德者易以興無德者易以亾如以風水言之則澗澗伊洛界限分明其進送護衛不取諸身而取諸外耳但今之洛陽非周之洛邑亦非周居頑民之洛陽居頑民在洛水之陽伊水之地東都洛陽在河南又隔伊水周洛邑晁合風水法度後人不敢居者周家封建諸侯東西南北皆我守衛侯國滅而後能及於周故以秦之強又以無道行之不滅六國周不可併也後世罷封建而制郡縣所守皆須自備故力有不及則難於守若立國於河南有諸水在後而地方之備差完然終不如長安可恃今之西

京即周公所卜澗水東纏水西而墨食者亦可立京
畿之地蓋下有太華一臂力量甚重洛邑則又添得
西京一臂也然無太華亦非京邑之地

王疏

京畿之地在虞氏爲幽州城在禹貢爲冀州城黃帝
都幽州之涿鹿堯舜都冀州之蒲坂我成祖遷都於
燕京蓋復黃帝堯舜之故都於千八百年之後左環
滄海右擁大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形勝甲于天下
唐虞之都以河溢爲患周洛邑以備守之難大梁平
夷無險臨安僻處一隅金陵形勝雖優而垣氣多泄
兩淮龍氣大盡而地勢卑下東魯中幹最尊而已鍾

孔聖且今河水穿龍，皆非建都之宜。他如武昌、成都等處，則又不足論矣。故惟我京師爲上，而關中次之，東漢所都之洛又次之。

總論
帝都

王氏鏊曰：自古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河之北。自然之勢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洛陽、江南之都，惟建康。其次則有襄鄧，其二

論北龍帝都垣局

北龍有燕山，即今京師也。以燕然山脈盡於此，故曰燕山。古冀州地，舜分冀東，其爲幽州，故又謂之幽都。按丘文莊公《大學衍義補》云：虞夏之時，天下分爲九

州冀州在中國之北其地最廣舜分冀爲幽并營故

幽與并營皆冀境也楊公云燕山最高象天市蓋北

幹之正結其龍發崑崙之中脈以華夷共視爲中脈蓋鴨綠江外有大幹

爲護綿亘數千里至于闕歷澣海之玄屈曲出夷入

貉又萬餘里始至燕然山以入中國爲燕雲北京爲山前曰

燕大同爲山後曰雲復東行數百里起天壽山乃落平洋方廣

千餘里遠東遼西兩枝關截黃河前遼鴨綠後纏而

陰恒太行諸山與海中諸島相應近則變河潮河系

河易河并諸無名小大夾身數源界限分明以地理

之法論之其龍勢之長垣局之美幹龍大盡山水大

會帶黃河，辰天壽，鴨綠纏其後，碣石鑰其門，最合風水法度。就朱子所謂風水之說觀之，謂無風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冀州之中，三百距河，處是爲平陽蒲坂，乃堯舜建都之地。其所分東北之境，是爲幽州太行，自西來演迤而北，綿亘魏晉燕趙之境，東而極于醫無閭，重岡疊阜，鸞鳳峙而蛟龍走，所以護擁而圍繞之者，不知幾千萬里也。形勢全，風氣密，其東一帶，則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碣石淪入海處，稍南，則九河旣道所歸宿之地，浴日月而浸軋坤，若以形勝論之，則幽燕自昔稱雄，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南襟河濟，北

枕居庸，楊文敏謂西接太行，東臨碣石，鉅野亘其南，
 居庸控其北，勢拔地以崢嶸，氣摩空而崩芳，又云燕
 薊內跨中原，外控朔漠，真天下都會，桂文襄公謂形
 勝甲天下，褒山帶海，有金湯之固，蓋真定以北，至於
 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俱關、喜峰、古
 北、黃花鎮俱口、險阨尤著，會通漕運，便利天津，又通
 海運，誠萬世帝王之都，自昔之都燕者，始於召公，諸
 侯也，金元乃夷狄雜氣，皆不足以當其大，惟我皇明
 特國之正，同乎堯舜，拓地之廣，過於漢唐，真萬世不
 拔之洪基，而議者乃謂北太近胡，距塞不二百里，無

藩籬之固，而天子自爲之守，然不知今之四夷，壯虜爲急，倏忽來去，邊備須嚴，若畿甸去遠，而委守將臣，則非居重馭輕之道。故我成祖文皇帝，睿意建都於此，良謨遠猷，豈凡愚之所能及哉。

論中龍帝都垣局

關、陝、之、地、形、勝、全、龍、局、美、王、氣、攸、萃、而、文、武、周、公、列、聖、篤、生、自、文、王、都、岐、徙、豐、武、王、遷、鎬、京、成、王、實、都、于、鎬、以、據、天、下、形、勢、當、西、周、全、盛、時、特、往、來、朝、諸、侯、于、洛、邑、至、平、王、避、犬、戎、始、遷、都、洛、陽、號、曰、東、周、則、周、日、微、弱、而、雍、州、王、氣、惟、秦、得、之、蓋、秦、先、世、有、非、子、者、善

育馬爲周孝王主馬。馬大蕃息，分土爲附庸，邑之。秦歷三世，至秦仲始大。歷莊襄，大戎殺周王，襄公救周有功，封爲諸侯，賜以西周畿內八百里之地。秦即其地，日以強盛，兼併天下，然無功德，肆暴虐，不足以當其王氣之大。漢興，以婁敬張良之議，遂因其故都。都之傳十二帝，歷二百一十四年。其後唐又都之，傳一十八帝，歷二百六十九年。宋人亦嘗議欲都此，而以橫山未入版圖，故都大梁。以經營橫山，蓋橫山當宋時，諸戎所依，爲戎夏必爭之地，不得則不可都。故爾丘文莊公曰：秦地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所謂金城。

千里天府之國得天下之百一者也。周人初起於邠，繼都豐鎬，天下形勢之地，蓋莫有過焉者也。至平王東遷而棄其地，與秦、秦地始大，戰國之世，山東之國六而秦居其一，六者爲縱，而獨爲衡焉。卒能以少制衆，併而有之，非獨人力，蓋亦地勢也。自高帝用婁敬言，西都關中，後世言形勝者必歸焉。唐起晉陽，亦居於斯。自宋人都汴之後，王氣消歇者五六百年。於今矣，詳究文、莊，茲論各有所見，而議者乃謂漕運不便，然不知周與漢、唐各數百年，而儲積豈無其道。且禹貢著雍州厥田惟上，上史稱沃壤千里，可以儲賒而

秦號富疆顧所處之何如耳

論南龍帝都垣局

南龍爲金陵即今之南畿我太祖高皇帝建都之地也戰國楚威王時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稱金陵漢改曰秣陵吳曰建業晉曰建康蘇伯衡謂劉廸簡云金陵地脉自東南遡長江而西數百里而止其止也嵯峽磅礴既翕復張中脊而下降爲平衍所謂土中於是乎在西爲鷄籠覆舟諸山又西爲石頭城而鍾山峙其東大江迴抱秦淮玄武湖左右映帶兩淮諸山合脊內向若委玉帛而朝焉諸葛孔明謂

鍾山龍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都昔始皇見金陵有
王氣東遊以壓之其後三國吳都之傳四世東晉又
都之傳十一世歷百餘年南朝宋齊梁陳南唐皆都
之而年代不永蓋以其雖合垣局而垣氣多泄故爾
楊筠松云長江環外有三結垣前水中列垣中已是
帝王都只是垣城氣多泄是也若以形勝論之則江
限南北古今特爲天險劉誠意伯謂襟帶長江勢甚
險固特文襄公謂金陵江北則有徐穎二州地跨中
原瓜連數省江南則有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
爲江表門戶南龍之次有臨安

今浙江
杭州府

其龍脉自天

目山分入錢塘而海門有龍赭二山在其中郭景純
記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更點
巽峰起五百年間出帝王經云海門環合似天市天
目天池生侍衛萬里飛來垣外挹海外諸峰補垣氣
廖氏云大江以南天日峙海門似天市故臨安亦天
市垣耳傅公伯通謂其地只可駐蹕不宜建都不過
偏安之地且主奸相弄權武臣多咎後宋竟未能恢
復而奸相如秦檜賈似道諸人輩出皆操弄國柄武
臣多不善其終果符傅公之言

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

圖書編

地類

輿地總論

唐一行以天下山河之象在乎兩界北界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前抵柱王屋大行北抵當山之古乃東循塞垣至穢貊朝鮮是謂北紀以限夷狄南界自岷山嶓豕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絡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

紀以限蠻夷故星傳謂北界爲胡門南界爲越門此以天象分南北言也或又即中華之山川大勢分爲三條者如長江與南海夾南條大幹盡於東南海黃河與大江夾中條大幹盡東海黃河與鴨綠江夾北條大幹盡於遠東吳草廬所謂崑崙爲西極之祖分派三幹以入中國此又以地脉言也禹都冀州王畿四面各五千里今京師即其地而宣薊大同去北虜何其近歟大寧河套之失此可知矣揚州自淮南以及江浙地本廣矣而又加以閩廣荆梁之廣本由湖之巨浸山之重複矣而又益之以雲貴此則不可

繫以九州限之也。然則統觀宇內西北文物之盛遠不逮古，而東南過之，固由天運使然而冀雍青徐兗豫之土田，今猶古也。一望千里，萑葦極目，亦可委之於天運乎。揚州田本下下，賦下上，今歲運居天下之半，而民力殫矣。况古之王畿，百里賦納，總三百里納，銓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則是粟米之賦，取諸五百里而足也。今京師天下之本，財賦斯民之命，而盡仰給于東南，得無大異于古歟。

皇明輿圖四極

士夫嘗言我朝疆域過于宋，敵于唐，不及于漢，蓋以

朔方大寧交趾及開平興和玄菟樂浪燉煌不足故也。夫先王盛時土地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如洛陽爲王城臯蠻氏陸渾氏密邇乎其境其東之萊牟介莒皆夷地淮南爲舒郡秦爲西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域而有赤狄甲氏此外荆楚吳越閩蜀又皆在荒服之外是時中國所有者宋晉齊魯衛鄭通不過今數十郡地耳周之盛時猶然則夏商以前可知已故應鏞言自秦而上西北表而東南蹙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蓋各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也今

日地勢東南已極于海至矣盡矣惟西與北尚未底於海耳然視之前代奄甸已弘彼大荒絕漠之險地氣既惡人性復獷非復人居之處其有與無固不足爲重輕也。

古今方輿總論

古西北表而後縮戎虜侵蝕漸逼也古東南蹙而後展蠻夷服屬漸衆也。至云三五之宅甚邇後乃寢廣博綜其實不然記牒稱神農地過日月之表禹使章亥步四極里各數億仞即詡言未可盡詰自日南徼外堯時羲叔所宅也。滇垂黑水玄禹所導也庸茅百

漢武王歌舞之師也。滅貊句驪箕子田蚕之國也。蓋古以文教漸遠，不盡若後世隸爲冠帶之室，必謂古之地，陔、臻、秦、漢乃大，非通論。要之君德休明，即殊域絕黨，不異宇下。否則赤縣神鄉，判若外域。自遼陽之舊，委于虜，則擅幙蟠三岔河之中，而東西肘腋不應矣。全寧捐于熱，夷則朝灤兩口外，犬羊聚居而神京肩臂寒矣。開平興和，遷大邊，保堡棄而上谷雲中，患剝膚矣。東勝內徙，則千八百埃罷戍而虜家河曲關輔腹心結轡矣。哈密沒于土蕃，則西域朝貢之吮咽，鑿而河西孤懸，斗絕股指幾于條蓋矣。其在東南者

則交南設藩置吏一旦以界夷而揚戈三下之勞盡折矣

統論長安洛陽汴梁三都形勝

有其利必有其害膏腴情農險阻逸德知禦侮於海隅而忽艱隅於京輦者長安之不利也故五侯九伯不能亂周而犬戎實亂之山東戰國不能亡秦而趙高實亡之藩狄不能犯函谷而王莽實篡漢燕晉不能隳符秦而姚萇實代堅以至輔民謀而新莽燼溼師繞而德宗逃豈非長安忘警戒之道也敵受八面而險不數捨一方矯虔九重震動此洛邑之不利也

在董卓奮而東漢亡、爾朱騁而北朝亂、倫師犯闕、如履門闌、以至典午失馭、藩侯弄兵、往來如織、王城不啻傳舍、豈非洛陽失戰守之備也、歟、宴安起於無虞、弊盡生於悠久、故載武載禁、而甲械朽鈍、以安以處、而士卒獯憊、兵多難用、將逸難使、可以隆安強之威、而不足禦一旦之變、此則汴都之不利也、故石晉之亡、兵叛於外也、宋朝靖康之變、太平之久也、長安之制、以陝西爲畿輔、而屏蔽實在隴右、宋朝失於西夏、洛陽之制、以關東爲畿輔、而屏蔽實在河東、大梁之制、以河南爲畿輔、而屏蔽實在河北、故自古以來、洛

京之禍常起於并汾汴都之變常起於燕趙長安之難雖不常所自而河隴之寇尤爲頻駭良由失其外屏也是以河湟未歸則長安未易都雲朔未賓則洛陽未易卜燕薊未服大梁未易宅。

統論南北強弱

是以荆楚削弱王翦渡江高齊荒蕩周師入鄴是善用關西者能以併南國也赫連屈強魏武克朔方孫皓淫虐王濬入金陵是善用河北者皆能以併西南也章邯輕敵項王渡河姚泓玩寇宋武入關是善用江南者皆能以併西北也魏太祖宋高祖周武帝皆

一代英雄故魏起河北周本關西宋興江南皆能奮
自孤微赫然成伯業此則三方之地利皆可以興也
商受暴虐黃河無固胡亥愚蒙秦關洞開叔寶荒淫
長江失險此則三方之地利皆不足恃也項王殘鷲
石季驍雄皆轉戰無前而斯民重困故項興東南石
奮西北其亡一也蕭衍符堅皆一時令主乘時奮功
然有雄志而無權材一則強霸於南夏一則制勝於
北朝其敗一也夫以孫皓淫虐叔寶荒淫固同符於
桀紂矣使奄有萬國覆亡不暇何待於東南哉嘗考
曹公用兵常以堅守性強敵及征孫權驟來並戰遂

大敗於赤壁此則西北之兵便於持久而不利於速戰項王持孤軍轉戰無前及遇漢祖堅守相持卒敗於垓下此東南之兵利於亟戰而不利於持久也深淵高田戰不獲騁而諸葛恪之師敗矣江漢之士出入如飛而李密之衆隳矣是以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謝幼度亟戰而敗符堅則以各能用其便利故耳故張良賈克鄭表之徒皆有南兵剽銳之言而北制勝以守成不戰之功者蓋畏其鋒而莫敢爭也自古惟聞北人之畏南未聞南人之憚北也

論南北古今盛衰

夫以宋朝元豐間去西漢之季纔千一百年耳而昔之民戶縣邑當天下之七今乃僅能當十之三何古今之殊絕也蓋自秦漢以前天下蕃庶舉在中原而江淮閩浙川廣之間荒涼爲甚漢魏而下三河浸以荒涼而中原蕃庶反移於江淮閩浙川廣之間暨于宋朝虛實推遷不啻十倍如今瑯琊一郡五十二縣而宋朝存者止三縣而已

諸城安丘二縣屬宋朝密州宋朝海州東海縣即漢

縣也

漢會稽治縣一縣也宋朝乃爲福建一路凡四

十五縣漢潁川一郡餘四十三萬戶宋朝爲許潁二

州民戶纔羸十萬而已而漢豫章一郡纔六萬戶宋

朝乃爲江東西有十三州軍

江西世興國軍餘皆豫章郡地江東饒信二州

及南康軍亦是豫章郡地也

增至一百七十萬戶夫瑯琊潁川皆

中原地也畧以此數郡觀之盛衰相反如此然則中原安得不益輕而偏方安得不益重故今之中原非古之中原今日之中原已與古偏方無異而古之中原乃在今東南偏方之城矣

論川陝大勢

粵自蜀江東下黃河南注而天下大勢分爲南北故河北江南皆天下制勝之地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而已夫江南所恃以爲固者長江也而四川

之地據長江上游而下臨吳楚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河北所恃以爲固者黃河也而陝西之地據黃河上游而下臨趙代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是川陝二地常制南北之命而況江南之地以淮漢爲喉襟以荆襄爲肘腋而巴蜀之地乃控勒湘漢鴻溝千里無再舍不接畛設令北人兼有巴蜀則南國以湘漢之郊爲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於江浙之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冀馬秦鋒馳於吳會之交矣河北之地以汴洛爲喉衿以并汾爲肘腋而秦中之地乃與汾洛踵接百城逶迤烽火相望也借令南人兼

有秦中則汾洛之間皆爲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於河漳之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越戰吳兵騁於趙代之郊矣春秋三國東晉南朝之際南兵屢得志於中原矣然而終不能成功者以其不知先取關中故也唯宋武常克長安旋即失之故亦不能濟河海得河南而未得關中則汾河抵關縱橫數十城皆爲戰守之地而所向遇敵其勢逆矣故自河北而渡河南則易自河南而渡河北則難自關中而南則易自河南而入關中則難借使南人兼有關中而善用之則河南數千里之地縱在敵人徒爲戰場

無險可恃。一戰而勝。則汴洛百城可傳檄而下矣。故知得關中。則取河南易於反掌。不得關中。雖有河南不能守也。而東晉南朝交爭。三百年間。君臣將士。日夜圖回。雖銳意收復中原。而不知陝西之利。故轉戰河南。以徼河朔之功。而勝負叛服。如代碁變。終無益也。然則自古南北交爭。而南人終不能併者。豈惟力之不迨。固亦謀之不臧也。夫然後知南人之守在巴蜀。而戰在陝西。北人之守在陝西。而戰在巴蜀。彼河南江北之間。持舟車往來之地耳。非成功制勝之所也。

論東南古今盛衰

季札歷聘諸華、而先王禮樂、達于海隅、陳良北學中
國、而周孔之道、徧于南服、若敖、豳、冒、篳路藍縷、以啓
山林、而荆楚以闢、句踐種蠶、焦勞辛苦、牧養其民、而
揚越以庶、子胥之治吳、楚實倉廩、峙兵庫、創城郭、設
守備、而浙江之間、浸有疆理矣、薦敖之相楚、商農士
賈、各肄其業、德刑政事、不易其常、而湘漢之間、滋然
繁甚矣、加之兩漢而下、循吏接踵、馬援脩駱越之律、
張霸與吳會之學、王景導淮西以牛耕、韋宙教江西
以陶瓦、許荆以人倫之教、新桂嶺之治、任延錫以諸

華之風移嶺表之俗而東南之邦浸爲禮義矣自開闢以來東南財用之饒見諸載史者莫盛于唐而宋猶且加增數倍唐時歲運東南粟以實關中不贏二百萬石而宋朝漕運大增歲至六百餘萬石唐朝出銅鐵銀錫之冶凡六州而五在江浙宣潤饒歲鑄錢多止十數萬緡而宋朝鼓鑄大增歲至百餘萬緡唐朝鹽利初不過四十萬緡至劉晏幹盡其利常增至六百萬緡鹽不常有而宋朝鹽利大增多至歲二千萬緡而海鹽之利居多茶利興自唐季正元中始定之額得四十萬緡自後代有增加終唐世不過倍正

元之額而宋茶利大增歲至二百二十五緡而皆在東南此皆熙豐以前國家常賦之歲額也其後益有加增至于今則又不然矣閩中之地自陳隋以前亦寥寥數千載未嘗有顯者出及李唐中葉而後常衮唱其教歐陽詹爲之帥於是庠序浸興更五代至於宋朝而英才輩出由是觀之則并州之利始於唐太宗而閩中之利始於常衮又安知東南之利不始於宋朝哉

統論南北形勝

觀秦漢以前天運旺於北方故天下之美舉萃於西

北其冠冕之盛風化之美穀粟之豐機巧之利財用
之饒戶口之登舉在淮海以北纔越淮漢以南頓然
陵替故帝王之興廢在西而謂之中國淮漢以南盡

為蠻夷之域是以舜分天下為十二州淮漢以北居

其九兗豫青徐雍冀幽并營淮漢以南止居其三荆揚益周公分

天下為九州淮漢以北居其一兗豫青雍并幽冀淮漢以南

居其二荆揚漢武分天下為十三部淮海以北居其九

兗豫青徐梁冀幽并司隸淮漢以南止居其四荆揚益交元始中總大

下千有二百餘萬戶淮漢以南止當二百萬戶是秦

漢以前萬里南邦僅能當天下四分之而已加之

三國而下，繼以東晉南朝，紛爭數百年間，斯民重困。故晉武平吳，藉其民戶才盈五十萬，隋文平陳，其藉亦不過晉武之初。

論青齊

春秋戰國之時，齊據東海，雄置中夏，赫然爲五百年之強國。逮于秦漢之際，形勢益張，與陝右相礪，天下制勝之地，舉在兩隅，如河北江南，皆不足進焉。故韓信下趙，挈以與張耳，而弗顧。旣襲有全齊，遽啓假王之請，漢爲策命，而蒯通遂知楚漢輕重，舉在於信。垓下克集，西楚遂亡，則其地利斷可知也。是故田肯有

東西秦之稱，爰自新莽之亂，山東盜起，而青、徐、首、難、
登、光、武、中、興、削、平、中、土、而、齊、實、爲、殿、故、地、土、丘、墟、戶、
口、凋、耗、建、武、之、初、縣、邑、并、省、幾、半、涵、養、二、百、年、而、民、
戶、不、踰、百、萬、重、以、黃、金、之、亂、海、岱、騷、然、數、載、殺、傷、困、
重、而、歸、降、曹、公、者、猶、百、三、十、餘、萬、人、籍、其、勇、銳、者、爲、
兵、餘、皆、漂、流、失、所、自、是、齊、地、空、矣、魏、晉、之、際、休、息、六、
十、年、而、民、戶、才、盈、十、萬、舉、全、齊、之、民、僅、能、當、戰、國、臨、
淄、一、城、之、衆、既、而、又、遭、五、胡、之、亂、王、彌、騁、亂、殺、戮、如、
刈、瀕、海、重、困、雖、有、州、郡、之、名、幾、爲、空、地、自、是、而、後、東、
國、汨、焉、不、振、勢、亦、宜、也、

論韓魏

夫以二百年韓魏之君豈皆賢哉咸能不失疆土則以生於憂患故耳下至李唐之亂梁王朱溫亦割據河南潛窺唐室天下環起而攻之腹背首尾舉爲敵國而溫轉戰萬里出入十年亦能劫據中原以傾唐祚然後知無山河之恃者所以固疆場之防無守禦之志者所以啓開拓之心天下之勢固有不安之安不固之固存焉

論淮蔡

河南之地天下之中其生民稟中和性安舒逸豫而

不能爲亂故古名其州爲豫自秦漢以還天下有變常爲兵衝而其民不攻戰聞王師甫至則輒食交迎雖有奸雄不能割據爰自李唐中葉而後兩河殺亂李忠臣節度淮西統其下暴掠以啓衆心而蔡人始樂爲不軌忠臣旣敗李希烈承之益逞由是申蔡之人徒亂如歸吳少誠繼世遂以跋扈淮西之民習久爲常但知爲賊之利不復知有逆順之理及王師壓境則城自爲守人自爲戰父子相視死不爲悔故唐朝環天下兵以事三州歷三世五將五十餘年僅乃克之顧其人如此

論汴梁

秦漢以還，訖于南北朝，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四面搏擊，莽爲戰場。王伯之興，未有都于汴者。蓋憚其四通五達，而無險可恃也。爰自隋煬帝大開汴河，直達淮泗，而大梁實坐要會，扼南北水陸之衝，形勢百倍。既焉李唐中僭，奄山東百州，大梁屹爲重鎮，逮黃巢逆亂，中原紛擾，梁高祖僭窺唐室，遂據汴地，以爲根本。旣而征伐四克，卒拓中原，自後常爲帝居，迺於宋朝勃興，卜都仍舊。開寶九年三月，駕幸西京，有事于南郊，遂有留都之意。議者謂東京汴渠引漕，東南宿衛。

百萬實所仰給，帑藏軍兵皆在樞握，本不可搥。即日下詔東還，嗚呼！古先哲王所以更都三河之間者，蓋務求水陸便利之鄉，所以便國用而紓民力也。

論睢陽保障江淮

睢陽之城，自春秋有之，歷秦漢魏晉暨於南北朝，其間中原變故多矣。初未聞其爲要害之地，及安祿反，陷沒兩京，威焰赫然而張巡許遠持孤旅扼危城，困十萬之衆於一堦之下，俾江淮克全，中興實賴以濟。則所謂要害者，果在於睢陽乎？抑亦有賴於巡遠也。如盱眙王瑩鍾離宛丘諸戍，自秦漢以還，皆蔑然無

間及魏太武南渡長驅江淮江北塵潰南朝大振而

滅質乃固守盱眙

宋朝泗州

西魏之初齊神武掃國西下

氣吞關陝而韋孝寬乃固守王壁

故城在宋朝絳州稷山縣西

蕭

梁之初元苻提山東數十萬衆乘勝而南江淮震駭

而動義之乃以三千兵固守鍾離

宋朝溱州

李唐之季黃

巢訖亂剽擊萬里宇內瓦裂而趙犍乃固守宛丘

宋朝

陳州則四城之要害爲何如以至隗囂保冀李憲阻舒

吳守須濡塢魏爭滑臺城吳大義竊咸陽王成德僭

真定或攻之連年而不下或討之再世而不賓或環

天下兵束之而無功或數十百年爭之而不已自當

時觀之宜若險夷鞏固之甚而前此未有聞也

論河朔

方安史首亂兩京淪沒宇內大振唐祚不絕僅若綴旒而肅宗匹馬北方提孤軍橫博強敵不數年間遂清大憝者蓋民心未變因而取之易以成功故也及代宗瓜分河朔付諸叛將涵養二十年間群起而肆逆則雖窮天下兵累世事之終不能克蓋民心已變則難以成功故耳切觀正元之初朱滔詔燕人以叛號于衆者三皆不應遂剋之以前旣乃大操而還滔誅戮數百人然後定則知河朔之人本無負唐之心

不幸因循以至此耳。且以德宗之初去天寶之亂幾三十年矣。而河朔之民猶未始忘唐者。豈不以太平之老猶在。而斯民猶有所聞故邪。逮四十五年之後。耆舊既沒。少壯生長離散。不復知有太平涵養之恩。於是狼心始逞。而不可誰何矣。

統論河西

杜氏通典言唐之土宇。南北如漢之盛時。東不及而西則過之。唐史取其說以序地理志。此蓋開元天寶時事也。然愚嘗攷之。河西在漢本匈奴休屠所居。武帝始取其地置郡縣。自東漢以來。民物富庶。與中州

不殊竇融張軌乘時多難保有其地融值光武中興
亟歸版圖而軌遂割據累世其後又有呂光禿髮沮
渠之徒迭據其土少者稱王大者僭號蓋其地勢險
僻可以自保於一隅貨賄殷富可以無求於中土故
五涼相繼夷夏不同而經制文物俱能放效中華與
五胡角立中州人士之避難流徙者多往依之蓋其
風土可樂如此唐天寶以後河西隴右沒於吐蕃大
中雖復河湟而名存實亡流傳五代以及于宋而河
隴爲西夏所據元昊倔强構逆兵勢甚銳竭天下之
力不能少挫其鋒然至絕其歲賜互市則不免衣皮

食酪幾不能爲國是以亟亟屈服蓋河西之地自唐中葉以後一淪異域頓化爲荒莽沙漠之區無復昔之殷富繁華矣唐自安史之亂西北土地皆不能如舊然北方如盧龍滄景雖世爲強藩所據自據其兵賦而奉正朔請旌節猶唐之臣也風聲氣習文物禮樂猶承平之舊也獨西陲淪於吐蕃遂有夷夏之分致使數百年中華衣冠之地復變爲左衽不能自拔雖驍悍如元昊所有土地過於五涼五涼止有河西五郡無靈夏然不過與諸蕃部落雜處於旱海不毛之地兵革之犀利財貨之殷富俱不能如曩時是以北事遠南事

宋僅足以自存，然則涼州之地，自夷變爲夏，始於漢而殷富者數百年，自夏復變爲夷，始於唐而儉荒者復數百年，謂唐之土地西過於漢者，非要終之論也。

荆楊統論

三國之季，吳主孫皓自建鄴，遡流移都武昌，而土地墉墉，民間苦之。當時謠曰：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歿不止。武昌居誠以地薄而民窮也。據禹貢，荆州厥土塗泥，厥田下中，而武昌乃荆州之壤，即宋朝之鄂州，是鄂州之墉，振古則然矣。然而李唐長慶中，崔郾爲觀察治陝，以寬繼治鄂，更以嚴或問其

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鄂土沃而民剽，非用威莫治也。夫陝郡古雍州之界，厥土黃壤，廩田上上，而鄂土比之，猶且爲沃，則土腴可知矣。彼唐堯以東，至於三國之季，二千五百餘年矣，鄂土之瘠自若也。孫皓而下，至於崔郾之時，纔五百五十年矣，而土壤腴瘠若此，其不侔何哉？蓋三代以前，東南荒涼爲甚，春秋而下，又爲吳楚之境，兩漢之際，未經緝理，自吳主孫權以來，始倚武昌爲重，更三國東晉南晉南朝之時，常爲重鎮。按禹貢揚州厥田下下，是東南之地，天下最薄者也，而隋志乃稱江浙之間，川澤衍

沃有陸海之饒，與古相反。嘗觀漢武帝時，趙過能爲代田，比他畝倍收，固非土地有腴瘠，而人力有勤怠也。特謀畫有工拙耳。

統論江淮襄陽巴蜀

自京口而至秣陵，控帶荆揚，引輔江湖，咫尺淮甸，應接梁宋人，皆知其爲長江之險也。自武昌而至於江陵，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襄，北控關洛，人皆知其爲荆湖之險也。自涪陵而極於成都，土地險塞，沃野千里，控淪扼瀘，聯接關隴，人皆知其爲巴蜀之險也。然知有長江之勢，而不知所以爲守淮之計，則非

知江之險者也。徒知有荆湖之勢而不知所以爲襄漢之計，則非知荆湖之險者也。徒知有巴蜀之勢而不知所以爲漢中之備，則非知巴蜀之險者也。蓋長淮所以爲江浙之藩籬，襄漢所以爲荆湖之唇齒，漢中又所以爲巴蜀之門戶。陳宣帝失淮甸之地，而致隋人之禍；南唐罷把淺之師，而啓周師之釁。蓋棄淮而守江，則江左亦難以自立矣。吳人不得襄陽，杜預得以成江陵之捷；符秦會師淮北，而朱泚必欲以嚴城中之守。蓋棄襄陽而守荆湖，則荆湖必不能以自固矣。曹操旣破漢中，故蜀人皆無自固之志。姜維退

保漢樂二城。故鍾會如履無人之墟。蓋棄漢中。則巴蜀必不能自存矣。惟守江以爲門戶。備淮以爲藩籬。則長江之險可得而保也。以荆湖爲重鎮。以襄陽爲唇齒。則荆河之險可得而固也。以巴蜀爲要害。以漢中爲門戶。則巴蜀之險可得而有也。晉人能守合肥。壽陽以爲重地。故劉石終不能踰淮以圖晉。陶侃使元宣以鎮襄陽。故趙人不能越漢沔以取荆蜀。以魏延鎮漢中。故魏人不能踰南鄭以謀蜀。合歷代之得失而並觀之。則荆襄江淮蜀漢之相爲用。其效可觀矣。昔祖逖自淮陰進兵以復河南。劉彥之自漢入泗。

以平司。堯則在淮之形勢爲可用也。元溫自江陵以趨伯上。柳元景自襄陽以克潼關。則在荆襄之形勢爲可用也。漢高祖自南鄭以克三秦。諸葛孔明自漢中以鎮關隴。則漢中之形勢爲可用也。爲今之計。自淮泗以擣青徐。自壽春以取汝潁。取財於蜀。合軍于陝。以遏河隴。出師襄陽。因糧唐鄧。以趨京洛。則天下之大勢一矣。

論江淮

江淮之險。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而長淮之地。又天地所以蔽長江也。昔立國於南。則守江以爲家。戶備淮。

以爲藩籬是故輕重之權不在江而在淮。知有江而不知有淮是未知有重險者也。夫江東西東極于海上流江陵歸陝則襄陽隨郢爲之藩蔽中流武昌九江則舒蘄光黃爲之藩蔽下流建康京口則真陽楚泗廬壽爲之藩蔽昔三國時吳不得淮南至晉太康兵出廣陵壽春而吳亡東晉經劉石符姚之亂長淮以南一彼一此而合肥壽陽淮陰常爲晉氏鎮守至陳宣帝始盡失淮南之地其後賀若弼等自陽廬渡采石京口而陳亡南唐罷把淺之師壽春失守而江北之地遂入于周此淮南之得失繫江左之安危也。

今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壽廬曆陽爲之表則建康姑熟得以襟帶江西之鎮莫重於潯陽而舒斬者潯陽之表也。湖北之鎮莫重於武昌而齊安者實武昌之表也。愚觀三國六朝之間爭戰攻守嘗從事於此矣恨其未知所以用之也。吳氏自孫策駐足江東而於淮之地則又有廬江之守故魏氏雖竊取中土而不能以得吳世率以爲守淮之利足以蔽長江也而不知用淮之利以圖取江東此吳氏之失也。劉宋自劉裕立國於建鄴而於淮之地則有盱眙之蔽故元魏雖有

虎視之意而終不能窺宋世率以爲守淮之地足以蔽長江而不知用淮之利以爭中原此劉宋之失也蕭良自武帝立國於江左雖與元魏交爭於兩淮之間互有勝負而鍾離之守元英退縮歛衽而不敢爭世之議者又以爲淮右之勢誠足以禦敵人之衝也而不知用淮以爲恢拓之計則其失殆與孫吳劉氏等耳愚考之孫權踵孫策之遺緒而無爭衝攻取之木觀孫策晚歲囑付之語止以自保之能許之而魯肅帷幄之謀亦止於保守江東之計故廬江之地呂蒙雖守之而合淝之後一爲張遼所敗遂終身不敢

以窺魏此長淮之地在吳而吳不能用也宋文帝紹
劉裕之遺業雖有爭戰之意而無規恢之大志觀王
元謨之徒率師進取以經畧中原而止欲圖河洛之
地劉興祖徑取河北之策則置而不論故臧質盱眙
之守僅免敗缺竟未足多而元嘉之政從是不振卒
不能用挫元魏虎狼之勢此長淮之地雖在劉宋而劉
宋不能用也蕭梁自武帝創有基業初年英武似亦
可嘉然自其既有天下之後志氣凋落不能用險以
挫北虜之鋒元澄之圍鍾離雖以失利而自退元英
之圍鍾離雖以韋獻之救而自解不過僅僅自守耳

此長淮之地在梁而梁不能用也。宋邊之東有淮陰
盱眙。西有鍾離。蘄春。西北自襄陽抵樊城。自丹陽而
抵廣陵。自廣陵而抵淮陰。自淮陰而抵盱眙。此全淮
之右臂也。自采石而抵曆陽。自曆陽而抵鍾離。自鍾
離而抵蘄春。此全淮之左臂也。自武昌齊安而達信
陽。自江陵而至襄陽。此漢沔之關梁也。故淮陰盱眙
之城固。則自淮而東可以無患。鍾離之城固。則自淮
而西可以獲全。至於信陽樊城之壘全。則漢沔以南
無敵虞矣。雖然。豈特自固而已哉。王羲之與商浩書
曰。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若還守長江。羲之勸浩因

長江以保大業此言是也。至謂捨淮而守江豈不謬哉。

論荆襄

江水源於岷山下夔陝而抵荆楚則江陵爲之都會。故諸葛亮謂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嶓塚導漾東流爲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爲之都會。故庾翼謂襄陽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方城險峻土沃田良水路通流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故也。沅湘衆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爲

都會故吳常都於此而東晉宋齊梁陳之際號稱盛
府者此也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而匯於
湓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晉人謂潯陽北撫郡蠻西運
荆郢亦藩屏之要地以此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
襄陽則可以控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以蔽全吳夫
蜀漢吳楚併而爲一則東海之守亦固矣

兩廣統論

切觀宋朝開寶中太祖命錢文敏知瀘州召見講武
殿謂文敏曰瀘州最近蠻獠尤宜撫綏聞知州郭思
齊監軍郭重遷陪歛恃其遐遠謂朝廷不知爾至爲

朕鞠之，苟一毫剝民，朕不以遠赦。夫瀘州去京師四千一百里，可謂遠矣。而官吏貪墨，宋祖盡知之。雖僻遠小郡，凡差守臣，必親自處分，其謹慎如此。則邊民安得不理蠻獠，自何而叛。

兩都形勝總論

漢祖策都關中，所以執天下之樞也。南北二軍，其權足以雄天下。唐亦都關中，亦所以執天下之樞也。內外諸府，其兵足以威天下。然九錫之雄，旣熾而西京之所以衰，方鎮之兵漸彊，而朝廷之所以斃。至於晚年末路，司熾拊鍵，內鉢外乘，而太阿之柄已倒持而

授人之手矣。其誰不逞哉。宋太祖之都汴，所以因五代之舊也。西夏之役方殷，而國勢浸弱。仁宗之議修洛陽，所以爲徒關中之漸也。仲淹之說不行，而勢益弗競。於是再和再退，再退再失。而崖山之禍，已噬臍無及矣。其將誰咎哉。何也。蓋漢之力雖足以自競，而七制之仁未徧也。況七制之外，如桓靈者乎。唐之兵雖足以耀武，而二宗之德益衰也。況自三宗之外，如武宣者乎。宋則險力俱斃，仁亦無足稱矣。漢之邊在北，去咸陽千餘里。唐之邊在西，亦去長安幾千里。今京師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關。近者

百餘里、遠者不過數百里、疾馳之騎、約日可至、所謂
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荆則吾之吭也、據關中將以搯
天下之盛、入附其背、都幽燕者、切近于北狄、又將恐
其搯我之吭而附我之背也、至於唐之漕、因于河、宋
之漕、因于汴、國初海運十萬餘石以給邊、永樂引
汶泗諸水以益濟、引黃河自魚臺以益御潼、然後漕
舟自江達于浦、自河達于京師、今觀漕河以一衣帶
之水、掬土可塞、萬一無賴、荷鍾決而迎鑿、瓜州之垣、
則江不達于淮矣、塞魚臺、汶泗之水、則河不達于京
師矣、唐之軍士、斂巾而呼、而元之貴人、抱珍而枵腹、

者可鑒也。

南北兩都形勝

南京山水起祖發源於岷其遠亦萬里東行至仙霞關嫡宗由此分龍出脉東北行至常鎮遂逆江而西行二百餘里聳鍾山作回龍顧祖穴大江逆遶其背淮揚廬鳳纏托于江北又北則遶以黃河黃河之北又纏托以山東之山若非大幹龍安能正盡逆二百里苟非逆入之深何以受此四重萬里山水之遶於背後乎是皆合天下爲一堂局亦大聚大成之龍也。

燕京論

自秦漢備邊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爲緩。我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爲緩。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神京以遼東爲左臂。宣大爲右臂。古北口永寧居庸腦後。遼東限以山海。宣大隔之居庸。惟大寧淪失。而天壽與異域爲隣。宣府以遼東隔絕。腦後之防。蓋甚疎矣。其他如遂城西。北之牟山。保州西之栢山。保安之八角口。定州之北。岩與夫石舅銀坊冶山等處。皆臨制中原之道。此外自安順東至任丘二十里川。塹溝瀆。常泉縱橫地類。

天牢、又東北至雄州三十里、又東至霸州七十里、又東抵海口管田圩、斷集水淤寧地、類天陷、又自順安至肅約五十里、葦菹叢茂地、類天羅、凡此皆兵家所忌、遇滂更盛、建康徐淮臨德之間、似當練兵備將河、備緩急、遣發無徒籍手于北可也。

八編類纂